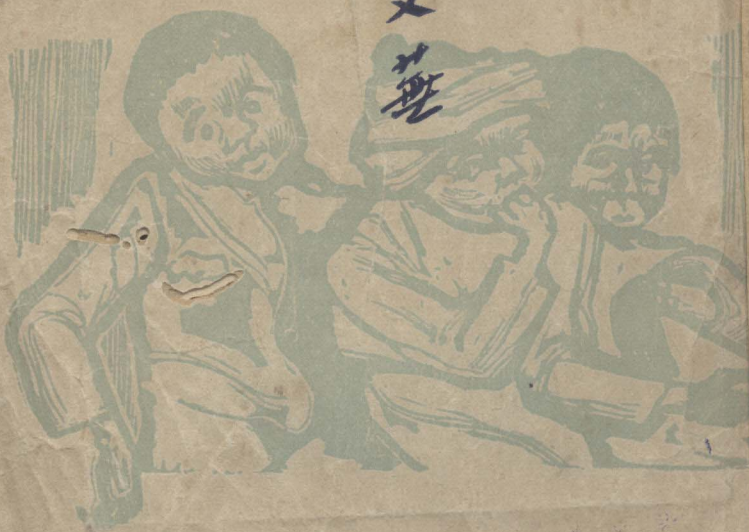


鄉

愁

艾蕪



· 中 興 文 叢 ·

鄉 愁

艾 蕪 著

艾蕪

4
★

中 興 山 版 社 印 行

鄉

愁

著者

艾

蕪

出版者
總經售

中興出版社

版權有：禁翻印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滬初版

上海(11)北京路713弄520號二樓

陷

坑(中興譯叢之一)

庫布林著
泰文漪譯
十九元

斯達林格勒(中蘇文協叢書)

V. 涅克拉索夫著
李霽野譯
十六元

鄉

愁(中興文叢之四)

艾蕪著
艾蕪著
十六元

神的失落(中興文叢之三)

王西彥著
劉北汜著
十四元五角

雲層(中興文叢之一)

魯彥著
魯彥著
十六元

憤怒的鄉村(中興文叢之二)

王采著
王采著
三元五角

你在那兒(中興詩叢之一)

王采著
王采著
三元五角

幽會與黃昏(中興詩叢之二)

拜崙·雪萊等著
沙金譯
四元

騎

馳(中興詩叢之三)

惠特曼·耶斐羅等著
鄒綠芷譯
四元五角

[H0091]

一 幸運的回到了家鄉

陳西生終於回到家鄉了，分開四五年的家人，也都團了圓了，這在他總算是莫大的幸運。當他躲進山箐裏，追趕的人從不遠的林中跑過，他曾經閉下眼睛，等待過生命的完結，隨後山林重歸靜寂，鳥兒又在頭頂拍翅飛過時，他就是看看他那隻流血不止的手腕，和那隻踏着刺藤的足，也感到了說不出的快樂。

只是一路上沒有好好搽過藥，又顛顛簸簸走了好些山路，回到家裏就儼然成爲一個傷勢甚重的病人。做母親的，原是每逢初一十五的晚上，便要拿柱香，抱個大紅公雞走到村子外邊，靠近大路的楓樹底下，拖長聲音喚魂，盼念兒子回家的，現在真的如願以償了，但也不得不車開背去，拉着破爛的袖頭，偷偷揩下眼淚。做妻子的，一早起來，就遍山遍野，去扯草藥，只消有老年人說什麼藥可以消腫去毒，可以提膿生肌，儘管那是長在陡削的巖壁上，或是幽

深的林簍里，都能想方設法，弄到手上。僅有藥敷到手腕上足板上，而不大見效的時候，才低下頭深深地歎氣。

村裏的本家些，對於能夠逃回的年青人，向來很是羨慕贊嘆，認為一個有本事的人，才能逃脫，然而獨獨對陳酉生，不肯表示尊敬，大家都私下議論：這是由於他打仗帶了傷、醫不好，人家才不要他的。

陳酉生則不管這些，他覺得傷口總會醫好的，只消沒有機關槍擺在後頭，硬要逼着人拿起腦殼去碰子彈，就變成一個蹣跚抓手的廢人，也值得慶幸的。

不過多登幾天之後，無法避免的煩惱，終於偷偷地襲來。在村子背後，緊靠山邊的茅房子，更比先前破爛了。白天躺在地舖上的時候，便會看見白雲浮過的藍天。下雨的日子，每個人都須在屋裏戴頂篾斗笠。肚子老吃不飽，借回來的包穀和麥子，一兩天就光了，妻子則常常陰悽悽地提着空口袋回來。陳酉生這才漸漸感到創傷是怎樣的一樁災難。他明白家裏人日夜盼望他回來，是要他供家養口的，而現在却不但成了家裏的累贅，並且加重了妻子的負擔。

他曾想過，單是足受傷就好，即使成為跛子也不要緊，自己不上山斫柴，不下河挑水就是了，他可以坐在家里，打草鞋，編篾貨，糾棕索子，由老婆拿到街上去賣，再買米回家。然而，竟是很不幸的，偏偏他的右手腕傷重，發腫，動彈不得，就連擺在面前碗裏頭的東西，吃起來都很困難，哪能自己去做工糊口呢。再加以村裏的本家，看了之後，總是嘆氣地說，就怕好了，也是個廢人。這使家裏人聽了叫苦着急，他自己尤其感到難過心慌。

其實，這種並未打斷骨頭的創傷，在西藥豐富的醫院，是很容易醫好的。只不該在這遠隔城市的山村，找不到什麼西藥來醫，所以就變成頗為嚴重的了。

村裏頂有錢的陳大娘，也來看望病人了。她站在門口，帶着好心的樣子，問一會傷勢，才嘆氣地說：

「咳，西娃子，你不該這樣急的，已經明明白白不同日本鬼子打了，他們自然會放你回來。」

做妻子的也跟着嘆氣地說：

「唉，你四五年都拖過了嘛，就爭差這幾天！」

做母親的只在心裏自己責備自己。

「這該怪我！我不該初一十五、叫他的魂，使他心慌！」

陳酉生低着痛苦的臉，煩惱地說：

「就是他們不肯咄！肯放，哪個偕願意犯那個險！」

「這不要提了！這年辰偕說什麼，只要人回來就好了！」做母親的安慰兒子：「你不要急，你會完全好的。你想，怎樣不會好呢？我們，從你祖宗老子起，到你名下，大娘就曉得的，哪一個又做過壞事嘛？真是連眼屎那樣大都沒有過！西娃子，你聽娘的話，你安安心心養傷好了。」

陳大娘聽見陳酉生的媽，說的這番頗為自信的話，便竭力裝做同情的樣子

說：

「是的呀，哪有不好的道理？你安安心心養傷好了。我那裏斗把兩斗麥子

偕有，你們儘管來搗好了。」

陳大娘走後，酉生嫂才恨恨地說：

「說到說的好，你提起口袋去搗嘛，她就推到大爺身上去了，半顆麥子都借不到的，只叫你白嘔一場氣！」說着說着，就不禁傷感起來，帶着埋怨的口氣：「早曉得這樣無情無義的，跟她頂替個鬼囉！」

先前陳酉生出去當兵就是頂替陳大娘中簽的兒子的。

「算了，不提先前的事了！」做母親的勸慰地說。「她現在有心來看看，總算難得！」

「難得！哼，」酉生嫂扁一扁嘴說。「曉得她們又在打什麼主意了！」

「她們偕會打什麼主意呢？乾竹稈也逼不出油來吔！」做母親的教訓她的媳婦。「生她們的氣做什麼？」

「看倒把人害到這樣子任隨哪個都要生氣的！」

媳婦抵塞地說。

「不說了，不說了，」做母親的厭煩地說，「以後再不要貪圖人家的什麼錢了，就是吃草根根，都甯願一家人在一道的。」

這話又不免有點傷負到兒子。

「這偕怪得到我貪圖錢麼？」陳酉生忿忿起來，「那時候，你們不都曉得？你不肯頂替，人家就會暗裏抓你去的！天說地說，總是比洵果辣椒他們好咄，他們球錢沒搞得一個，至今偕連影子都沒有。那時候，你們不是看美票子眼紅麼！……到怪起我來了！」

「哪個怪你！」酉生嫂忍着氣，「我只說她們太寡毒了！默到有了錢，就可以隨便坑死人家，我到沒有眼紅過，當時我不時偕哭一場麼？」

做母親的帶着怨恨的臉色勸阻地說：

「算了，算了，不要再說了，就算是我一個人眼紅過，我一個人想錢！……」

菩薩要報應，就讓他報應我一個人身上！」

陳酉生和酉生嫂見到母親在生氣起來，就都不再講下去了。

二 財神走上了門

下午，一個做副村長的本家，混名叫陳酒罐子的，啣着長烟桿走來了。他先看一看陳酉生的手和足，皺一下眉頭，然後向屋裏的人打量一下，才取下烟桿向桌子腳邊吐一口痰，眼睛一眨一眨地說：

「這樣子拖下去，不得了的！大家都替你們擔憂的很！一村子人都是本家，哪能讓你們這樣下去。你們沒東西下鍋，人家也不好端起碗的。今天下午我就同大爺商量個好法子。」說到這裏，又把烟桿啣在嘴上，叭了起來。

先前叫陳酉生頂替應徵，就是他這位副村長和正村長陳大爺商量的好法子。所以一直懷恨在心的酉生嫂，便禁不住背皮子冷了一股，她想他們想的好法子，總對她家不會有什麼好處的。而且依她平日當家的經驗，村中的大人物下降，定歸會有一點子不愉快的事情，落在身上。不是要出莫明其妙的捐，就是要聽點嘔氣的話。譬如「你不出，他上頭依嗎，你不要槍桿子逼上門哈！」

「你下回再到那邊山裏去砍柴，連刀子索子都要跟你收了的！」諸如此類的指示，她是領教過不少的次數。至於陳西生的母親陳三嬸，則始終對來人現着很好的臉色，她覺得她家目前正處在頂爲難的境地，肯有人來表示關切，總是值得感激的，何況僭並不是空口說白話，而是在同有力量的人物想法子呢。自然她也沒有忘記那回酒罈子替她兒子想的法子，但她總以爲兒子現已到了這步田地了，創傷，貧窮，飢餓，九死一生，定能使他們真正動了憐憫之念的。

酒罈子叭着烟，打量屋裏每一個人。他見陳西生坐在矮凳上，背靠着篾笆壁頭，焦黃乏血的臉色，老是冷冷的。陳三嬸雖是感動，却又像是有些不安。西生嫂則看不見臉子，只從她那勾着的亂髮蓬蓬的腦袋，可以推想這個女人是不大喜歡他的到來。於是他帶着不快的聲調說下去：

「這也是麻煩透頂的事情！不過嘞，我們得看在西生他爸爸名下，總得要使他老人家，地下睡得安穩。僭有呢，西生那回去頂替，我也得担一點關係，不能說他回來了，我就不管了，我僭得管下去。他好好的，到不說了，偏偏又

運氣低，碰到這步歹運。我們做長輩的不管，僭有哪個來管？」

這使陳三嬸真的感動起來，她用枯瘦的手指，搔着背上的癢說：

「五爸，你老人家一向好心好意，我們道謝的很，就是怕你老人家忙，不敢來操擾！」

「這有什麼的！」酒罈子並不取下烟桿，仍舊啣着，只是移到嘴角上去了，「忙總歸忙一點，你當倒這樣的公事？不過嘞，我不會忘記你們的。想起酉生這步歹運，你們一家大小又過的這樣艱難，總得，咳，是的，總得找一條路子出來。」

陳酉生縮下那隻刺傷的足，又伸了出來，他不安地問：

「五爸，你跟我找什麼路子呢？」

「提起跟你找路子，他們那些沒心肝的，僭笑我……你跟他找得出什麼路子？他手足都成了殘廢，讓他等死算了！」酒罈子吐一口痰，做出很氣忿的神情，罵了一句，「這僭成什麼話嘛！」

這使陳西生一家人非常難過，但一聽到酒罈子最後一句話，却又感到溫和，就連西生嫂也不禁高興地抬起頭來。

酒罈子很嚴肅地說：

「我跟大爺兩個人商量，就是想把西生送到省城醫院去醫。」

「啊呀，這不很費錢麼？」陳三嬸禁不住叫苦起來，「我們窮人子怎樣醫得起？」

「路這麼遠，怎麼好走得？」西生嫂接嘴說話，眉頭深深皺着，隨即嘆一口氣，「咳，他足不踏着刺就好了！」

「你們聽我說完嘛！」酒罈子就把拿在手裏的烟袋，擺了一擺，「就是路上要花點錢，說到住醫院，包你一個錢，都不會花的，只消我們村上做個公事，證明你是哪一師，哪一團，說你打過日本，你有功國家，你就住他一年半載，也不會要你分文。吃牠，穿牠，住牠，總要你好了，才會讓你回來。」他竭力做得十分莊重，免得對方看來是在吹牛。

母親和媳婦都在臉上現出活氣。母親借歡喜地說：

「這就靠大爺跟你老人家兩個人照顧了！」

媳婦興奮地說：

「要是能夠包醫得好，就是賣兒賣女，都情願籌這筆路費錢！」

做母親的連忙向陳酒罈子瞧，看他是不是能夠連路費錢也想辦法，她不好開口要求得。他覺得人家能替你想醫的辦法，已經是非常了不起的事了，哪好再多去麻煩。

「路上的盤纏錢，轎夫的轎錢，我們村子上都好想辦法的。」

酒罈子輕聲說着，彷彿這筆路費，很容易籌起，值不得留神注意似的。接着又叭起烟來，眼睛却一直向陳西生一眨一眨地瞧着。

陳西生老是低着頭，一句話也沒說，只直望他那隻刺傷了的足。

酒罈子有些忍耐不住了，取下烟袋，吐口痰，大聲問道：

「西生，我且問你，你自己的事，你自己心裏明白哈，省城，你到底敢不

「敢去？」

母親和媳婦都給這麼一問，弄得很是吃驚，立刻一起望着陳西生，露出疑惑和不安的眼光。

陳西生沒有抬頭，只有賭氣似的說：

「怎麼不敢去？」

陳三嬸馬上放心了，但又用溫和的口氣，責備兒子：

「在五爸面前，你好好地說嘛，他是爲你好吶！」

西生嫂連忙轉環地說：

「他怕是傷口疼？……讓我跟你換道藥好不好？」

陳西生搖一搖頭。

陳三嬸對酒罈子敷衍地說：

「這也怪不得！就是脾氣再好的人，也受不住這樣的傷哪，手疼足又痛的。」

酒罈子現出一臉冷笑，向陳三孀和酉生嫂恫嚇地說：

「你們偕不曉得這點厲害，酉生他是逃回來的，就怕人家曉得，曉得那就」停一下，擺一擺下巴尖，「哼，不好辦了！」

兩個女人都一下子默然了。

陳酉生抬起頭來，生氣地說：

「曉得我是逃兵，我也不怕的！抓去無非槍斃砍頭嘛，我到願意落個爽快！老實說，我就怕醫好了又弄你去，叫你吃不飽，睡不好，苦得要命，到頭偕落得這一下場。你默倒我偕怕打仗麼？飛機坦克，大砲機關槍，這些人他們偕見得少？他媽的，只要有想頭，火裏水裏，狗養的才不敢去！」

酒罈子啣着烟桿，偏着臉子聽着，動動下巴尖，點穿地說：

「是到是喃，現在他們又要拉了，命令就快要下來。你要是手足醫得好的，這樣大個後生家，他不拉你偕拉哪個？」

陳三孀扭屈着手指，十分痛快地說：

「天老爺，這是什麼世道呵！」

酉生嫂拿手拍着凳子腳，恨恨地叫起來：

「這簡直活活逼人跳岩嘛！」

酒鐺子叭一會烟，才慢慢說道：

「你們不要難過，我跟大爺他們偕想有個法子。」

母親和媳婦都又熱忱地望着他，他們於絕望中又燃起了希望。

酒鐺子却清清他的喉嚨，吐了兩口痰，又拿起烟袋叭。惹得做母親的忍不住感嘆地說：

「五爸，我看再有法子，也怕難得做到。我們湯倒這步歹運，條條路都像攔着刺籬笆一樣。」

酒鐺子不睬她說的話，彷彿沒有聽見的一般，只顧說他的：

「到有個現成的地方，吃飯，睡覺，都不要花錢，醫藥費也不要你們出。好了呢，就是街上連他五六十歲的鬍子老官，都拉去打仗，也拉不到你名下，